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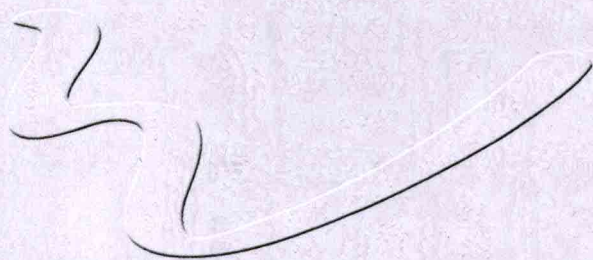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克劳塞维茨

KE LAU SEI WEI CI

夏征难
◎ 著

大家精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克劳塞维茨

夏征难◎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劳塞维茨 / 夏征难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4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488-1

I. 克… II. 夏… III. 克劳塞维茨—传记 IV.
K837.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2541 号

出 版 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张银燕

特约编辑: 秦 丹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克劳塞维茨

KELAOSAWEICI

夏征难◎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488-1

定价: 16.80 元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克劳塞维茨

KELAOSAWEICI

夏征难
◎著

克劳塞维茨被西方誉为“兵圣”。他用12年岁月写成的《战争论》，是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划时代的战争理论经典。美国军事学界称克劳塞维茨是现代战略学研究的“鼻祖”，其《战争论》是战略学的“圣经”。苏联军事学界认为，在当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直是各国军事学家和将军们的必读书。德国军事学界把克劳塞维茨看做是他们的“开山祖师”，认为《战争论》是世所仅见的最深入、最渊博、最有系统的战争研究著作。本书较系统和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克劳塞维茨有关“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等一系列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其中不少论述至今对我们研究现代战争或未来战争仍有重要的启迪借鉴作用。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克
劳
塞
维
茨
KLAUSWEICZ

001

第1章 西方的“兵圣” ————— 001

- 一、勤勉好学的青年军官 ————— 001
- 二、军事改革的精英人物 ————— 005
- 三、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 ————— 008
- 四、失意中潜心著书立说 ————— 012

第2章 时代的产物 ————— 017

- 一、深受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 017
- 二、深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启迪 ————— 020

第3章 阐发在战争理论中引起革命的主要思想 — 024

- 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 025
- 二、消灭敌人军队的企图是战争的长子 ————— 037
- 三、战争理论应指导指挥官自修战争 ————— 045
- 四、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老师 ————— 056
- 五、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问题之一 ————— 066
- 六、军事天才是一种擅长军事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 — 073
- 七、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精神力量之一 ——— 096
- 八、民众战争是战争整个发酵过程的扩大和加强 ——— 102

九、进攻和防御两种作战形式是相互交错的	115
十、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	136

第4章 西方军事学的奠基之作 147

一、举世公认的战争理论名著	147
二、《战争论》在中国	153

附

年谱	155
----	-----



第 1 章

西方的“兵圣”

克劳塞维茨
KLAUSWEICZ

001

在西方，说到战争理论，似乎不能不提到《战争论》。该书自 1832 年面世以来，已再版二十多次，其各种译本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被推崇为西方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并把它奉为军事院校的教科书和军官的必读书。克劳塞维茨本人，也与中国的孙武一样，被誉为西方的“兵圣”。

一、勤勉好学的青年军官

克劳塞维茨于 1780 年 6 月出生于普鲁士王国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税务官家庭。童年时，仅受过简单的初等教育，认得几个简单的拉丁文单词。不满 12 岁便被父亲带到波茨坦，送进费迪南德亲王的一个步兵团当士官生。

1793 年，当普鲁士同革命后的法国作战时，年仅 13 岁瘦弱的克劳塞维茨便参加了围攻美因兹城的战斗。他高举军旗，冒着呼啸的枪炮，引导部队冲击。初次战斗的规模虽不大，但法军胜利和普军失败的景象，给年幼的克劳塞维茨留下了极深

的印象。

1795年普鲁士与法国媾和后，15岁的少尉克劳塞维茨随部队返回驻地诺伊鲁平。此间，书籍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每当执勤回来，克劳塞维茨就把三角帽、银饰带和军刀挂在墙上，脱下军服，解开衬衫领子，坐在松木桌前，聚精会神地看起书来。军事、文学、哲学，以及古典的和现代的，本国的和外国的各种书籍，他都孜孜不倦地阅读。

他阅读了当时新出版的大量军事书籍，包括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事著作，克内泽贝克的《对目前战争的考察及对其错误评价的原因》、《最新战事文库》，贝伦霍斯特的《关于战争艺术及其发展的可靠性》，尤其对比洛的《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一书进行了探讨。同时还阅读了《关于法国人在这次大陆的革命战争中取得众多胜利和幸运的原因》、《时代精神对军官的高度文明可能和应该有的影响》、《论战争状态和国家追求的目标之间的关系》等文章。这些军事著作和文章对克劳塞维茨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这种阅读，使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日新，胸襟日广。

1801年秋天，克劳塞维茨被选送柏林军官学校深造，使之进入了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新天地。在学习中，他潜心钻研军事理论，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战略战术、军事地理、炮兵、筑城和攻城战等军事课程，同时还广泛涉猎了理论数学、应用数学、逻辑学、历史等学科，尤其爱听当时在柏林很有名望的康德主义者基塞韦特的哲学讲演。其中，基塞韦特的著作《根据康德学说原理的纯普遍逻辑概论》和《论批判哲学的最重要的真理》，对他研究康德哲学有很大帮助，并对他后来研究战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克劳塞维茨在柏林军官学校学习期间，曾受到卓越军事教育家、当时领导该校教学工作的校长沙恩霍斯特的深刻影响。沙恩霍斯特担任校长不久就以其思想的精深而成为军官学校的灵魂。他常常告诫年轻的学生们，一个军官在青年时代没有学到的东西，以后是很难追补的。一个不学无术的军官是不能胜任其职务的，因为战时很多人生命甚至全军的命运都将维系其身上。沙恩霍斯特制定了一套系统的教学规定，包括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不经考试任何军官都不得提升，并建议为高级军官开办进修班。他还亲自讲授战术和战略课，他的讲课不仅以军事艺术上的最新经验为基础，还反复阐述了计划在普鲁士进行军事改革的思想。

对此，克劳塞维茨曾回忆说，沙恩霍斯特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所取得的观点是十分精深的。他不仅不辞辛苦地搜集包括拿破仑各次战局在内的大量战史，力图使听课的学生清晰地了解事情的过程，而且还从大量的真实事件出发，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力求使学生通过正确的理解得出结论或自然而然地归纳出一般原理。尽管沙恩霍斯特与克劳塞维茨在地位和年龄上很悬殊，但彼此却十分投缘，沙恩霍斯特为发现一位天资聪颖的学生而高兴，克劳塞维茨也为找到一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的“精神上”的导师而欣喜，使他们很快便建立了一种珍贵而难得的忘年交。

两年的军校生活结束后，由于克劳塞维茨成绩优异，深得沙恩霍斯特的赏识。沙恩霍斯特按成绩把毕业学员分为四等，而一等只有两个人，其中就有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在报告中评价道：“从能力、判断力、勤勉和学识各方面，他们都出类拔萃。”并在克劳塞维茨的文凭上注明：“少尉冯·克劳塞维

茨的论文特点是对全书的判断异常正确，叙述朴实而中肯。他在数学和军事学方面具有深邃的知识。”

经沙恩霍斯特推荐，克劳塞维茨担任了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其间，克劳塞维茨经常出入宫廷，得以频繁接触柏林上层社会和广泛结识知识界的人士，通过各种倾听和观察，深化了他对当时精神和政治生活及社会事件的认识。同时，他还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参加沙恩霍斯特主办的“军事协会”活动，继续进行军事理论研究，并侧重研究了在这一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法国军事著作，撰写和发表了一些批判比洛等人军事著作的文章，以及论及政治、哲学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此间，克劳塞维茨除继续听热衷于宣传康德哲学的基塞韦特教授的哲学课外，还研究了瑞士史学家米勒的《瑞士史》等著作，尤其阅读了他所喜爱的德国剧作家和诗人席勒的《尼德兰的叛离》，以及歌德和莱辛的作品。

1806年10月，在第四次反法联盟对法战争中，克劳塞维茨随奥古斯特亲王再一次走上战场，参加了奥尔施塔特会战，退却时与亲王一起被法军俘虏，被解送法国度过了近一年的战俘生活。克劳塞维茨在被俘期间，为摆脱蒙受屈辱的痛苦，攻读法语，研究数学、音乐、文学及雕塑、绘画艺术，每到一地，便学习研究当地的语言、风土人情等，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并有意结识一些著名作家、教育家，把拘留变成了“深造旅行”。但他研究最多的还是军事，并拟定了一份关于奥地利在参加反法战争情况下的作战计划草案，提出了一些已经接近改革思想的有益主张。

1807年11月，克劳塞维茨与奥古斯特亲王一起获释回国。他根据这段经历，用约四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长达14页的备

忘录——《关于普鲁士未来对法作战行动》，对以后可能发生的战争做了预测和探索。

二、军事改革的精英人物

1808年普鲁士军队实行大改组时，克劳塞维茨就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积极协助作为军事改革的主将沙恩霍斯特将军主持的军事改革工作，克劳塞维茨充分发挥了其“笔杆子”的作用，起草了许多重要的决策性文件。

当时，普鲁士军队的军官普遍老化，训练墨守成规，装备在欧洲是最差的。为维持这样的军队，普军主要靠实行全欧洲声名狼藉的体罚。士兵稍有过错，就要遭到耳光、军棍以至夹鞭刑。按当时的普鲁士军法，被判夹鞭刑的罪犯，戴着手铐和脚镣，嘴里衔着铅块，赤裸上身穿过200个士兵每人手持用盐水泡过的榛树枝或桦树枝组成的可怕巷道。他的前面有两个班长用短枪顶着其胸膛，免得其走得太快，另有两个班长在其背后，防止其转身或逃跑。还有几个军官在队列外与受刑人并行，以监视施刑是否严格，如果哪个执刑的士兵打得不够重，也要受夹鞭刑。受刑人往往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以至丧命。在当时的普鲁士军队中，夹鞭刑成了家常便饭。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曾在普军多次目睹士兵受夹鞭刑的惨景。

针对这种情况，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从管理制度、征兵体制、训练方法，以及装备改进等一系列问题上，对普鲁士军队动了“大手术”，包括改革兵役制，在普军中以义务兵制取代雇佣兵制，以普鲁士人取代从各处招募的外邦人，废除体罚，废除贵族在军队中的特权等。尽管军事改革困难重重，但

在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努力下，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旧的军事体制被打破，新的军事体制开始建立；不称职的军官被清除，每个士兵不问家世和出身，而靠知识和勇敢都可获得晋升的机会；速成兵制度使新军得以建立，军事训练得到加强，民众的尚武精神也空前强烈。

关于克劳塞维茨同沙恩霍斯特在军事改革委员会组建普鲁士新军时的合作，军事改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的格奈泽瑙在一次同克劳塞维茨的谈话时这样评价道：“您是沙恩霍斯特的约翰，我仅仅是他的彼得。”（这是用《圣经》故事作比喻，约翰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彼得则是耶稣最坚强的门徒。）

1809年，克劳塞维茨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并参加了整编后的军队为期三周的秋季演习，丰富了他在部队指挥方面的实际经验。1810年夏，克劳塞维茨在总参谋部晋升为少校，并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战略学和战术学教官，同时还担任给15岁的王太子讲授军事课的任务。这样，他又有机会对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在他为此而准备的八本总计244页的讲授提纲中，已经初步勾勒出其战争学说的大致轮廓。

同年12月17日，克劳塞维茨与经过七年艰辛而又漫长恋爱的玛丽结成终身伴侣。他们在柏林玛丽教堂举行了婚礼，然后到幽静乡村度蜜月。白天，他们一道在白雪皑皑的森林和田野散步；晚间，又在噼啪作响的壁炉旁闲坐，充满诗情画意。除夕，他们又回到柏林自己安排得舒适的新居。尽管他们在婚后未能生育子女，但在共同的精神事业中却硕果累累。

当时，拿破仑战争震慑整个欧洲。普鲁士人民要求摆脱异国统治，一些富有爱国热忱的将军如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等

反对屈服于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受沙恩霍斯特等人委托，于1812年2月写成了著名的《三个信念》，提出了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思想，指出民众战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将起决定性作用。其中写道：

“民众战争就在眼前，如果你们咒骂民众战争的有害后果，那就首先咒骂逼起民众战争的那些人吧。要是你们以人类行动的法官自居，那么你们不应判被压迫者有罪，因为他是弱者，你们应该主持正义，咒骂使这种灾祸成为不可避免的人……现代战争是全民的战争。不是国王打国王，不是一支军队打另一支军队，而是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作战，国王和军队都包括在民族之内。

“我相信并且认定：

“一个民族必须把自己生存的尊严和自由看得高于一切；

“它应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其尊严和自由；

“这是民族应该尽的最神圣的责任，应该服从的最高法律；

“怯懦投降的污点是永远擦不掉的；

“民族血液中的这一滴毒液遗传给子孙，会削弱和败坏后一代的力量；

“荣誉只能丧失一次；

“国王和政府的荣誉同民族的是一致的，是民族利益的唯一保证；

“一个为自己的自由而豪迈战斗的民族，大多是不可征服的；

“即便经过光荣的血战仍丧失了自由，也可以保证民族复兴，它是生命的种子，会扎下更坚实的根，长出新的树。”

然而，普王非但没有宣布对法作战，反而同意派兵随同法



008

军进攻俄国。于是，克劳塞维茨怀着悲痛的心情，愤然辞去普军军职，告别妻子和亲友，起程去俄国，在俄军总参谋部担任沙皇顾问富尔将军的中校副官。

三、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

1812年6月，拿破仑征募五十多万军队向俄国宣战。大战一触即发。克劳塞维茨经过11天的辗转，到达沙皇大本营所在地维尔纳。在这里，遇见了格奈泽瑙等旧朋新友。格奈泽瑙把克劳塞维茨介绍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称赞这个朋友是“最优秀的人才之一，在军事艺术方面造诣很深”，并特别提到克劳塞维茨编写的《将领须知》一书，称之“胜过所有已发表的类似著作，值得译成俄文，以便最后根除一些由学者的学派狂、无知以及军士的狂妄在军事艺术上形成的原则”。亚历山大一世对这位有发展前途的普军少校表示欢迎，并安排他以总参谋部中校的身份，任富尔将军的副官。

其后不久，拿破仑发动了对俄战争。起初，克劳塞维茨除受命到德里萨检查正在构筑的防御工事，并为预定进入营垒的俄第一军团选定开进途中的宿营地外，还在富尔离职后，在巴克莱军团撤退时到一个后卫师里任补给官，并在就任后不久参加了几次战斗。

同年7月25日，在奥斯特鲁夫诺村附近，法军与俄军后卫遭遇。第二天，在各森林地又发生了几次战斗。克劳塞维茨所在帕伦师和科诺夫尼齐姆师实施了三次反突击，将法军击退。

8月16日，拿破仑企图袭击在斯摩棱斯克会师的俄军，并决定发动攻击夺取该城。俄军奋力反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

损失都很大。克劳塞维茨也参加了这场激烈的争夺战。

在几个星期的退却战斗中，克劳塞维茨几乎没有脱掉衣服休息过，多半是在野外露营。对此，他在到达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的多罗果布施村给妻子玛丽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激烈战斗，但是还没有发生会战。在维特根施泰因和托尔马索夫翼侧的几次战斗，打得很顺利。其他多半是后卫战斗，我们的部队在这些战斗中获得很多荣誉，但是军队伤亡很大，只取得消极的利益……战斗中的劳苦是罕有的。九个星期以来天天在行军，五个星期没有换过衣服，天气炎热，尘土飞扬，水很难喝，还要常常忍受饥饿的煎熬。到目前为止，除很少几次外，我都是在露天过夜……尽管如此劳苦，我的身体却比在柏林时还要好。只是关节炎有时折磨我，牙齿几乎不断地疼痛……还掉头发，双手由于已有两个星期没有手套戴，看起来像黄皮革……如果这场战争还要经过一次会战，那么，我希望在下次会战中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之后，帕伦将军重病不起，其骑兵师解散，克劳塞维茨被派到乌瓦罗夫骑兵军任参谋长。

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克劳塞维茨所在的部队担任后卫，并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大火。他在战斗间隙伏在弹药箱上写给玛丽的信中描述说：“我参加了某些战斗，包括9月7日的战役（在博罗季诺附近），这对我来说是很富有教益的。正当你在10日写信之际，我们在米洛拉多维奇将军指挥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后卫战，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我的一匹马受了伤。从莫斯科退却时我在后卫，我们在城后附近固守，当夜就看到这座城市处处起火。在我们白天经过城内各街道时，街上躺满了重伤员，其中绝大部分——约26000人以上——要被烧死，想起来

实在可怕。”

由于作战勇敢，经帕伦将军和乌瓦罗夫将军先后两次提名，克劳塞维茨获得了圣·符拉迪米尔勋章。之后，克劳塞维茨奉命前往彼得堡。而此前亚历山大一世已下令任命他为里加要塞的参谋长。接着，又被暂派到维特根施泰因将军的军中工作，并参加了其率北路三万人由北向南夹击拿破仑的战斗。

克劳塞维茨在从波里索夫发出的信中写道：“十多天来，我又置身于战斗行动之中了，我是在维特根施泰因军中，当我到达这里时，正是解决一个最关键的症结的时刻，现在这个症结已经解除了，灾难已经过去；虽然这次苦战本应起更大的决定作用，但从整个战局看，还是满意的。”

这一年的12月，克劳塞维茨作为俄军的主要联络官，协助说服同辅助法军作战的普鲁士约克将军反对拿破仑，并缔结了结束俄、普两军敌对关系的《陶罗根协议》。

1813年1月，克劳塞维茨随俄军回到普鲁士。同年4月，担任俄普联合军团驻布吕歇尔军团的联络官。

同年5月，在吕岑之战中，投身俄普联军同法军激烈混战并进行数小时肉搏战的克劳塞维茨这样写道：“在这里，谁也别想真正超群出众，我曾手拿战刀奋杀在一营敌军之中，如在其他场合一个参谋将校这样做，可算是出类拔萃了，但是在这里，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或是类似这样做的……”

6月28日，克劳塞维茨的“精神之父”沙恩霍斯特因在大格尔申会战中负伤并伤势恶化与世长辞。克劳塞维茨悲痛欲绝。他在悼词中称沙恩霍斯特“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家和军人之一”。并深有感触地认为：“在成千上万个应该感谢他、爱戴他的人中，没有谁比我受恩

更深了。”

在同年9月的格尔德战斗中，由于时任瓦尔莫登军参谋长的克劳塞维茨出色的谋划和部署，歼敌500人，击伤800人，俘虏1800人，还缴获了8门大炮和15车弹药。战斗胜利后的第三天，克劳塞维茨因作战有功被晋升为俄普联合军团俄国皇家上校。

不久，莱比锡会战，法军失败，俄普联军占领巴黎，拿破仑宣布退位并被放逐厄尔巴岛。次年，克劳塞维茨重返普鲁士军队，晋为上校。

1815年3月，被囚禁的拿破仑秘密逃离厄尔巴岛，在巴黎复辟。欧洲各国再次组成了反法联盟。

同年6月16日，拿破仑集中优势兵力发起利尼之战。战斗中，克劳塞维茨指挥部队且战且退，好不容易才摆脱法军的重骑兵。他这样写道：“我们这一军沿着通往慕尔的公路设防。公路已为其他各军的无数车辆隔断，他们因为是沿这条路来的，便把这条公路当做其退却线。敌军骑兵肆无忌惮，夜间还进行了一次夜袭，幸亏波赫默尔营的机智果断，才将敌人击退。”

18日，由于法军援军未到，因兵力悬殊难以抵御，全线崩溃。拿破仑率少数随从逃离战场。联军以急行军向巴黎挺进。克劳塞维茨所在的布吕歇尔军团第三军加入了追击的行列。关于追击拿破仑的艰辛，他写道：“为远征法国，我们可怜的士兵付出无限劳苦。自20日，我们前进了50英里，这在粮秣奇缺，经常露营和阴雨绵绵的情况下是十分艰难的……我们以强行军经过哈姆、贡比涅、达马尔坦、阿尔让特伊、圣惹尔曼，环绕巴黎行进，夜以继日，一步不停，直到现在。行军极度劳